

現代評論

第四卷

第十八期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從何說起(萬)——北京的軍用票(壬)——金佛
郎案就算了嗎。(純)——國際聯盟的前途(皓)

社會科學的否運

數十年來北京工資的比較

陶孟和

亞美利加王朝之隆盛及其危機

李景漢

一個問題 (小說)

彭學沛

月明之夜 (小說)

慈僧

離別之前及其他 (詩)

劉大杰

「麻糊」攷

劉夢葦

通信

壁黃

中國利用水力問題

徐文台

人口問題的討論

楊禮恭

中華郵政特准掛
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四卷第八十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五年六月十日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電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 全年大洋一元五角
又大洋一元寄外埠。日本
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
零售：北京每份銅元拾枚，外埠大洋四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計
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請直
向本刊定報處定購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	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八分之一面
論前	二十	二十	十五	九元	九元
底面	五元	五元	九元	九元	九元
正文後	十五	十五	九元	六元	九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東化門內熾光門牌十八號

本刊第三卷合訂本出售預告

本刊第三卷合訂本（第五十三期至第七十八期）現正在裝訂中，准于六月二十五日發行。卷首有目錄，卷尾有標題索引及作者姓名索引，極便讀者檢閱。每冊定價連郵費售大洋一元。欲零買或代售者請逕向北京大學第一院本社接洽。

又第一卷再訂本（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及第二卷合訂本（附有關稅會議特刊定價連郵費大洋一元二角）現仍未售完。惟存本無多，購閱者請從速。

本刊暑假中短期訂購辦法

著假期中恐有許多的讀者，因變更住址，不易購得本刊。現在為他們的便利起見，特設一種短期訂購辦法，國幣五角寄足十五期（連郵費在內）。

中國奴婢制度

王世杰著

這本小冊子，對於吾國歷來奴婢之淵源與奴婢之身分以及奴婢問題之現狀，俱有嚴正的觀察，明晰的說明，足供研究中國法制史與中國社會問題者之參攷。

實價大洋貳角 北京漢花園北京大學出版發行

醒獅週報 第八十六期要目

對於北京國家主義同志為五卅講演被逮感言

聯俄罪言

抵貨運動的估價（續）

近代西洋國家主義運動史略

（科學特刊）康德與非歐基立得幾何

通信處：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

定價：每期大洋二分，全年一元二角，國外郵經另加

高一涵著

中國內閣制度沿革

定價二角代售處北京大學出版部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

簡章函索即寄

一年級 三三制 初中一年級新生八十名
初中二年級編級生三十名

二報名 七月一日至二十一日

三報名 七月二十二日

四校址 東西北五顯廟胡同 電話東局三二四八

校長

王星拱

校董

吳敬恆 徐炳利 高一涵
丁燮林 高仁山 張貽侗

王世杰 譚熙鴻

曾琦

劉章達

楊先鈞

何炳松

魏嗣鑾編

時事短評

從何說起

在現在的北京城內，言論界明哲保身的乾淨絕妙的主義是不言不論。所以一向以報界「明星」自居的報紙，都把社論欄時評欄一律收起，拚命的忍氣吞聲，一言不發；要是發言，也不過揀一個勢力不及北京約什麼「黨政府」來罵罵，出口烏氣就夠了。這樣的言論家，文言之，可讚美他曰：「識時務者為俊傑」，俗言之，可說他是「光桿不吃眼前虧」！可是要想少少的盡點言論界應盡的職務，不但是捋虎鬚容易惹禍，並且是一篇糊塗政局，簡直無從說起。

現在最大問題：總算是那護憲護法問題了。直方所以不護法的原因，我們雖然無從探悉；可是奉方所以不護憲的原因，已經真情畢露了。（至於護憲不護法與護法不護憲的新學說，異常玄妙，絕非人類所能了解的，姑不具論。）照各報所載奉方以為「說到護憲，顏內閣當然要依法復職，但依法復職四字，太使人難堪」。「依法復職便是承認十三年之討伐令為有效，此既非直方本意，更何必因此與奉以難堪」（見十六日晨報）然則奉方所以不護憲，原因祇在一護憲便使奉方面子上太下不去！根據這個面子

的理由猶想直方所以要護憲的原因，也不過是因為不護憲便使直方的面子上太下去了！護憲護法之爭，吾聞到現在，纔教我們小百姓知道其中的妙義專在兩方面子上邊。三十六萬鄉下人，因為別人顧面子的事，竟逃到北京來做「難民」，這話從何說起！

段祺瑞被國民軍趕走，到國民軍不能顧全面子時，段祺瑞為顧全面子計，復職而又辭職；曹錕被馮玉祥監禁，馮玉祥的勢力一旦離開北京，曹錕又為顧全面子計，復職而又辭職；最近顏內閣也為顧全面子計，復職而又辭職。由此看來，這面子兩個字便是中華民國立國的基礎？這話又從何說起！

（萬）

北京的軍用票

軍用票的流毒商民，似乎軍事當局也有所感覺了。山東當局已經將原版銷燬，表示不再加印；直省當局更進一步將軍用票取消了。不過那種手段過於高明，他對於善後銷却的方法一字不提，而只以取消兩字了之，好像一家銀行發行鈔票在外，結果以停兌的方法對付似的。至於取消軍用票的理由更妙，其中有兩句警語：是「寧使犧牲少數之奸商，方能挽救多數的民命」。這兩句話幸而出於現當局之口，所以愈覺其冠冕堂皇，假使出於他人之口，那就真有些意思了。但是這兩句話，也有相當的涵義。在那買賣商品的商人，賣出商品，收進軍票，結果取消了軍票不算，還落得奸商頭銜，固然太不值得。在那班屯積居奇的錢商，他們一面

以低價收進軍票，一面利用軍人高價用出，這就真不愧奸商兩字，而應受取消軍票之罰了，不過這種奸商多呢，還是普通商人多呢？天津與北京近在咫尺，天津的市面可以不用軍用票，而北京的市面却任其充斥，鬧得百業蕭條，商賈閉戶，這又是甚麼理由呢？大約是天津的人苦已受夠，而北京的人苦還不足，所以不得不權時落後以便割一苦樂了。這正可見當局調劑民困的苦心，北京市民不要辜負。

(壬)

金佛郎案就 算了嗎？

當直派舉兵之初，攻擊段政府賣國罪狀的唯一武器便是金佛郎案；一面又有翁敬棠氏之一再請求檢舉，大家都以為從政治，法律兩方面，這案總有發展的希望了。誰知顏內閣成立後，因受了法使的抗議，便立刻聲明無推翻原案的意思；翁氏的請求也被法庭退回，其理由是「檢查官不能請求再檢舉」，於是這案又登時無聲無臭了。從這兩點看來，安福系當時的佈置真可算是嚴密週到，但是天下後世的耳目，究竟不是可以一時掩蓋的，難道對外不翻案，便連對內也就付之不聞不問嗎？「檢察官不能再請求檢舉」的題外理由，便可輕輕地將題中的「當事諸人的犯罪行為」放過去嗎？以後的當局只要與外人結納，便儘管賣國，儘管犯罪，都可借外交條約為護符而逍遙於法外了。我們以為外交自外交，內政自內政，斷沒有混為一談之理。即令損失國庫，斷送國權等罪

狀，在原案當局諸人固然也有相當的理由辯護；至於金款用途一層，實在是人言嘖嘖，當局諸人賄賂的嫌疑，恐怕是百喙莫辭的。現在何妨先從用途方面，偵察他們的受賄和行賄的罪狀，賄賂的罪狀確實，那末，他們在政治上的犯罪也可以類推，豈不比專從政治上的理由說話，為易有界限可尋麼？我們以為法庭如其能發揮其效力，行使其職權，便應從這一方面着手。（純）

國際聯盟 的前途

巴西在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之要求，卒以英國外交家的操縱，歐洲大陸各強國的堅持，完全失敗了。因此巴西政府已有辭去聯盟非常任理事之聲明。至於此時就擬退出聯盟與否，表面上似乎還不會決定。不過據最近的消息，自從上次聯盟會議的失敗後（上次的聯盟會議，原是完全為允許德國為盟員並推之為常任理事而開的，但因巴西，波蘭，西班牙三國亦堅持要為常任理事，卒無結果而散。）美國政府深知歐洲現時的國際政局，依然脫不了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舊套，「即有意想就全美聯合(American Union)的組織，合中南美的國家，計劃一美洲大陸的聯盟，以與現時的國際聯盟」事實上不過是「一歐洲的國際聯盟」相對抗。現在既有了南美的巴西不得志於歐洲的聯盟，而合衆國政府所計劃的美大陸聯盟，在中南美各國看來，又似較以前的全美聯合組織，更能立於平等的地位，則中南美的國家，或者因

此次巴西在歐洲所受的刺激，竟隨合衆國的用意，更進一步成立一美洲的國際聯盟，亦正未可料。則巴西阿根廷等國脫出現時的國際聯盟之行動，似乎終有不能避免的趨勢，而歐洲少數大國所包辦的國際聯盟的權威，也許因此就不大見減殺了。（備）

社會科學的不運

陶孟和

盛衰的更迭，榮枯的循環，大概可以代表宇宙間一切事物的常態。這種常態在生物界裏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植物的生命。梅花經過了極盛時期便要凋落，再讓桃花來爭妍奪麗。桃花獻盡了他的能力以後，便須退位，再讓海棠與其他花卉來逞奇鬥芳。生物界是如此，人學界又何獨不然。無論什麼人在他的一生或是在長久的歷史上，都要經過盛衰，榮辱的大輪迴。今日做座上客的，明日或再過些時候，便要降為階下囚。現在權勢薰天，爾爾氣傲的，一轉瞬自己便要赤手空拳，只好看人家的眼色。

這種人事的變遷要引起極有趣味的研究，暫且不提。我現在所要說的是研究學問好像也不能逃出這個盛衰循環的例外。我們先不必去追溯歷史上各種學術的升降起伏的全體，我們只看近三四十一年來學問發展的趨向就可以知道在一定的時候，只有一定的學術受人歡迎，只有研究一定的學術者受人崇拜，只有一定的學術可以有催眠社會的勢力。

在李鴻章的時代，陸海軍與製造一時曾有極大的發展。袁世凱雖然以練兵起家，但是當他做了文官的時候，却又來提倡教育與法政。我們看見那個時候，先生學生們如大羣豬羊一般的都趕到，或被趕到，日本去學那六個月的速成師範與速成法政。這個風氣延長了比較長久的時期，因為國體變更，於是法政的知識遂大爲人所歡迎。聽說當民元二的時候，無論什麼人都在家裏熟讀「法學通論」（大概是日本人中村進午的譯本），或是揣摩「政治原論」（大概是日本人高田早苗譯成個個原著的譯本）。

但是近年來這個獨盛一時的法政的學術又漸漸沒有人顧問了，也漸漸爲人所鄙棄了。現在一時的呼聲只有「科學」，「科學」，所謂科學就是自然的科學或是物質的科學。現在一般有知識的人所談的談科學，教育家所計畫的計畫科學，思想家所想的想科學，言論界所發表的發表科學。於是現在的科學家也變成了前清的時候知道，被推崇爲萬能的博士了。

在一個社會裏，本來是一切的學術都有他的特有的價值的。各種學術對於實用雖然有緩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但是從教育政策或社會的立足點看來，絕不該明分畛域，顯出揚此抑彼的嫌疑。然而近來教育界的情形，的確是只有自然科學得享受特別的待遇，非常的寵幸。在現在一切科學都幼稚的中國裏自然科學的遊獲殊寵，當然是中國學術界的福音，智識界光明。我們並不敢

說自然科學或任何科學現在提倡的太過分，我們尤其不敢說自然科學或其他任何科學沒有提倡的價值。我們所要陳述的乃是正當自然科學變為驕兒的時候，社會科學正陷於否運，而這個否運却表現了中國社會與中國教育一種極不健全的現象。

爲什麼現在社會科學在中國竟陷於否運呢？據我看來，他出於幾種原因。第一，現在中國正是一個軍閥分爭的局面，絲毫沒有對於社會科學的知識的需要。在普通的社會裏人民需要法律，需要法律的知識，需要法律學者研究社會的公道。現在中國呢，軍閥的意志便是法律，鎗刺的權威主持公道。在普通的社會裏，人民有政治的生活，於是也需要政治的理想與制度。現在我們呢，政局的變化竟成了武力衝突的結局的小影，而政權的分配宛然代表了各方軍閥實際的武力。所謂政治不過是軍閥在休戰期間不用武器的鬥爭，供下次戰爭爆發的導火線罷了，還有什麼真義的政治可說。至於經濟的學術，更沒有微末的價值。我們幾千年所養成的經濟的習慣，與道德，無數的學者所發見的經濟的原則與原理，現在都已經在中國打破。我們這裏沒有正統的經濟學的地位：什麼租稅的原則，財政的定則，貨幣的理論，現在在中國都完全不能適用。什麼是歷史？每個軍閥都在那裏創造新的歷史。什麼是道德？每個軍閥都不斷的創造他自己所承認的道德。在這種狀況之下，社會科學實在是奢侈品。除了幾個抱本守拙的書獃

子以外，誰還在那裏追求社會最高的理想，尋求法律的平衡，或是研究分配的公道呢？假使我們說社會科學的破產表現了中國社會的破產，社會科學的否運正暴露了中國社會的否運，或者沒有人說我們是言過其實罷。

中國人本來不承認專門家，而社會發展的程度似乎也還不至於需要專家。現在中國有什麼事業——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乃至工業的，商業的……——是真正專門家的功績。就是最需要專門知識的醫學家還須是以儒爲本業呢！我這裏或者未免太重視專門家，我或者應該採用英國政治上的一個信條：用「客串」去做行政部長。但是我不相信一切的事務都用不着專門家的。就是英國的慣例，用「客串」管理部務，也自然須有多少專門家做他的顧問與助手。近來中國人對於自然科學的專門家彷彿是漸漸的增加了幾分信仰。這是當然的結果，因有許多自然的或物質的現象必須有專門學識的才可以支配，有許多關於自然現象或物質現象的技術必須受過專門訓練的才可以擺弄。沒有學過並且實習過駕駛的人，要給他一隻大海船，他便無所措手足。沒有學過并且實習過機械學的人，雖然得到了一架最精良的機械，也不知道如何運用。現在的人對於自然科學雖然漸漸覺悟專門知識的可寶貴，但是對於社會科學的知識依然不見得增加信仰。

物質科學的事業與社會科學的事業一個最大的差別便是前者

是有證明的，有急速的成績的，而後者是證明難見的，成績不易測的。假使你要考查一個人的對於機械學的學識，你看一看他的運用機械的技能，他在機器房裏，在輪船的機器船裏，或是火車頭的庫房裏的能力，你便可以做出一種頗可靠的推測。物質科學者的成績是極容易表現的。至於社會科學的學識就沒有這樣的清楚的證明。假使你是一個銀行家，你要顯示你的學問，你的學問的成績，你必須將你的銀行事業辦理得有聲有勢。但是運行一架機械與辦理一家銀行，其難易為何如？自然現象科學的技術是「施諸四海而皆準」的，社會現象，社會的技術是因時，因地，因種種情形極微的變動而有所改變的。因此之故社會科學的知識與技術更不爲人所認識。

現在的社會實在也沒有社會科學專家的需要。學礦學可以投身外交界，學物理學的可以任軍中的秘書，學工業的可以現身政治舞台。在不重專家，不相信專家的中國裏，社會科學的否運，原也無足怪。最後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因庚款的分配社會科學所陷的否運。中國教育可憐的狀態固屬可恥，而中國教育界專靠這筆款項來做中國教育的續命湯更屬可憐。況且在賠款之保存機關與權限未正式決定之先我們本不必對於這宗款項的用途有所爭執。但是據我所知道的列國對於用賠款補助教育或學術的態度，差不

多都屏棄社會科學，而專注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這個情形使

我對於社會科學的否運，也就是中國的否運抱無窮的悲觀。我相

信一切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如何生活，如何好好的生活必不可少

的知識。凡是獨立的人民，想要用自己的努力，整理自己的生活

的人民，都應該提倡這種科學，普及這種科學的知識。至於非獨

立的人民，不爲人認爲能獨立的人民，社會科學的知識，原是無

需要的。所謂「殖民地式的教育政策」，便是專門教給人民手工的

技能，簡單的農工商業知識，使他們做成安分守己的有職業的人

民，永遠不知道，也永遠不會，反抗他們的主人。你們看見那個

大帝國在殖民地曾爲殖民地的人民設立高深的專門或大學校，特

別是發展社會科學知識的機關。社會科學的知識是危險的，向來

被壓制的人民被灌輸了法律與政治的知識以後，便永遠成爲帝國

主義國家的苦刺，擾亂帝國主義者的安寧。讀者懷疑我的這個概

括的論調嗎？要尋例證，可以考查各殖民地的教育情形。例如最

近愛丁堡雜誌上一篇論非洲教育的文章便可做參考，著者名 Sir

Valentine Chirol 的論印度不安定 The Indian Unrest

一書裏，也攻擊印度的法律政治學生產出太多，所以時時發生騷

動。治者階級所最希望的是人民的愚魯，人民的馴服，人民沒有

什麼權利，平等，自由，獨立，公道等等的概念。他們所最不喜歡的是學生，尤其是學社會科學的學生。假使你沒有法律的知識與訓練，你便沒有能力，也不能會鼓吹去取回治外法權，假使你沒有政治的能力與知識，你便永遠不能發展，也不會要求，爲獨立的國家。那一個治者願意灌輸給被治者一種反抗的藥劑，供給他們脫離羈絆的能力與知識？要希望帝國主義者提倡高深的社會科學簡直是夢想。

現在社會科學正遇着壞流年，行他的否運。但是中國的前途，獨立的，光明的前途仍然與社會科學同命運。我們試想這幾萬萬的人口如何才可以有整齊的，安舒的生活，如何聯絡組織，如何生產與分配，如何畫清權利與義務，如何治理自己，如何實現社會的平和，與社會的公道。這些還有其他無數的問題不都是社會科學者所應該研究，所應該努力發展的嗎？

否極泰來，或者是現在社會科學最後的希望。

數十年來北京工資的比較

李景漢

資本勞工之爭向來在中國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可是目下勞動階級已從事聯合運動，漸呈不安的現象。若不卽早因勢利導，則西方工人最激烈的舉動或竟致重演於中國。若能以歐美的經驗爲中國前車之鑒，從事研究，消亂於未形，就可不蹈故轍，避免勞

資的戰爭了。

歷來工人的爭端包括三項問題：(一)給發公平的工資，(二)限制工作的時間，(三)保護工人的健康。目下中國工人大半缺乏知識，尙談不到工作時間的縮短與衛生的改良；可是他們現在爲家。境所迫，必須賺錢糊口起見，工資的問題恐怕不久就要成爲勞資衝突的導火線了。工人本是無產的階級，工資就是他們惟一的進款，衣食住差不多佔盡了他們所有的生活費用。所以就說工資是他們和他們家裏人的生命亦無不可。

雖然北京不是工業發達的大城，據警察廳的統計勞動工人不下三十萬。他們歷年工資的多少頗能代表中國多數舊式工人的進款。北京勞動階級的行會有一百上下，工人的種類極多，他們的工資因此不一的多，但工資的增減有相同的趨勢。本篇不能將各類工人一一討論，祇選出最普通的瓦匠代表手藝人，小工代表賣力氣的一班笨夫。歷年工資的多少是根據行會的記錄，碑文和幾家木廠的工資老賬。向來工資的多少皆由瓦匠行會決定，雇主及工人不得任意增減。

在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瓦匠每日工資爲大錢一吊六百元（合銅元十六枚。當十大錢僅抵制錢二文，五十個爲一吊。每枚銅元當制錢十文，當大錢五個。）；在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爲大錢兩吊四百文（合銅元二十四枚）；在一八八七年（光緒十

三年)爲三吊文，內有工錢一吊六百文，飯錢一吊二百文，茶水錢二百文。在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瓦匠每日工資三十枚；小工每日二十二枚(合大錢兩吊二百文)，內有工錢七枚，飯錢十一枚，茶水錢四枚(應工人所得的儲錢)；同年八月匠人的工資增至三十五枚，小工二十七枚。在一九〇八年大工四十四枚，小工三十枚；在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大工五十七枚，小工三十七枚。此後九年內工資並無變動。至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大小工同增十三枚，在一九二二年又同增四枚。此後銅元價值日低，每年工資均有增加；至一九二四年三月大工每日一百零五枚，小工七十二枚。後因銅元兌換銀元的數目增加過速，瓦匠行會乃決定工資按銀元計算，大工每日六角五分，小工四角。至一九二五年大工增到七角，小工四角五分。

瓦匠行會所定的工資內包含三項；(一)工錢，(二)飯錢，(三)茶水錢。末一項爲雇主的餽錢，或稱工人使用應工人的傢伙費。若工人吃雇主的飯食，須從工資內扣除飯錢；若工人自備飯食，則得工錢與飯錢。瓦匠與小工的飯錢相同。日下匠人每日工錢四角，小工一角五分，飯錢二角茶水錢一角。茲將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工人每日實得的進款(即工錢與飯錢之總數，茶水錢在外)按銅元計算列左：

年 份	工 資	
	瓦 匠	小 工
1900	26	18
1900 8月	31	23
1902	31	23
1908	37	25
1911	50	30
1920	60	40
1922	64	44
1923	78	50
1924 3月	93	60
1924 8月	\$0.55	\$0.30
1925	\$0.60	\$0.35

工資增加的原因由於物價的騰貴(參看本刊第七十六期拙著《二十五年來北京生活費的比較》)和銅元價值的低落。一看左表，好像數十年來工資有增無減。這是因爲按銅元計算。若把銅元工資折成銀元就可看出很大的差別。二十五年來工資低落的年份反比增長的年份多。到了一九二四年秋季工資改銀元計算後，它纔實在增高了。茲將每年每銀元兌換銅元的平均枚數列左：

年 份	銅 元
1900	70.4
1901	83.2
1902	87.8
1903	91.9
1904	96.1
1905	97.0
1906	97.9
1907	108.2
1908	119.0
1909	128.0
1910	131.3
1911	139.0
1912	135.2
1913	134.7
1914	132.0
1915	135.4
1916	133.9
1917	123.5
1918	134.2
1919	138.0
1920	141.0
1921	152.8
1922	170.7
1923	193.2
1924	232.9
1925	285.6

我們若要比較工資每年的增減，最好做出一個工資指數表。以一九一三年的工資爲一百分，再推算每年的百分數。如此，每年工資的高低就可一目了然。茲將每年按銀元計算的每日工資與每年工資的升降指數列表如左：

年份	瓦匠	小工	指數	瓦匠	小工
1900	34.1	35.6	97	105	
	40.6	40.3	109	135	
1901	35.8	37.5	99	121	
1902	35.2	26.2	96	117	
1903	33.6	25.0	90	112	
1904	32.1	24.8	86	106	
1905	31.8	23.6	86	105	
1906	1.6	23.1	85	104	
1907	28.3	21.0	76	94	
1908	30.6	20.6	82	97	
1909	28.8	19.1	78	87	
1910	26.2	17.1	70	85	
1911	25.1	16.0	103	103	
1912	26.9	15.1	99	99	
1913	37.2	12.4	160	100	
1914	37.9	22.1	102	102	
1915	36.9	22.1	99	99	
1916	36.6	22.6	101	101	
1917	40.3	24.2	108	108	
1918	37.3	22.1	100	100	
1919	36.2	21.8	97	97	
1920	42.5	18.1	114	127	
1921	32.4	20.2	106	117	
1922	37.6	20.1	107	113	
1923	33.6	20.0	101	112	
1924	41.2	23.1	111	117	
	50.0	32.0	147	154	
1925	60.0	32.0	161	166	

從右表可知瓦匠的工資在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為最低；

在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為最高，較最低時增加百分之一二，若按銅元計算為百分之三六三。一九二五年瓦匠的銀元工資比一九〇〇年春季之工資增高百分之七六，銅元工資的增加為百分之五五八；小工銀元工資的增加為百分之四八，銅元工資的增加為百分之四五五。一九二四年秋季的瓦匠銀元工資比一九〇〇年春季的工資增加百分之六一，小工工資的增加為百分之二七。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的瓦匠銀元工資比一九〇〇年春季的工資增高百分之九，小工的工資減低百分之五。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五年間若以銅元計算，工資沒有一年減低；若按銀元計算，瓦匠的工資增高十二次，減低十五次；小工的工資增高十次，減低十七次。所以歷年工資減少的大數反多於增加的大數。數年來工

八
人們似乎覺悟他們吃虧的原因就於民國十三年八月改銅元為銀元工資。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改變。從此勞動階級的進款就可不受銅元價值低落的影響。

目下大工的工資每日六角，小工三角五分；誠然比已往任何年的工資都高。若外圍沒有改變，他們的日子自然應當比從前好過的多了。但數十年來，特別在近年裏，北京市民的生活費已漸增高。是否歷年工人進項的增加趕得上歷年物價的漲貴是一個可注意的緊要問題。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勞動工人是否每日或每月準有工作。若已經有了相當的工資，而一年中不少失業的日子，工人自然不能有恆久的收入，他們的生活一定受很大的影響了。關於這兩個問題的答復不久當仍在本刊發表，或者可使讀者更能深一層的明瞭北京工人生活程度的真相。

十五，六，五日，北京

亞美利加王朝之隆盛及其危機 彭學沛

亞歷山大，拿破崙，威廉第二統一世界的野心，畢竟都成了一場春夢，不曾實現。但在武力以外的方面，差不多可以說是併吞了八荒的在宗教方面的基督教雖還有問題，在經濟方面的亞美利加國，實沒有疑義。

亞美利加國最近因為產業益發發達，從來的孟羅主義使萬萬不能維持。假使還有人打聽孟羅主義的消息，只好告訴他今非昔

比，現今的孟羅 Monroe 主義，只是摩爾甘 Morgan 和洛克斐德 Rockefeller 主義的縮寫。那代表美國銀行的摩爾甘和代表美國工業的洛克斐德的意向，就是亞美利加國的主義。

大戰期間，美國是歐洲各國軍需品及其他必要物資的最大供給者。一時工業界農業界都現出空前的繁榮，吸收了世界現存金貨的半額，由債務國一躍而成世界的總債權國。現今正可說是亞美利加王朝的黃金時代。南中美諸國不消說，歐洲英，法，比，德，奧，匈，意，羅，希，芬，波，察克等等；沒有不是美國的債務者，甚至於蘇維埃的俄國亦不得不上 Wall street 去敲門；遠到極東的中國，那北京第一華麗建築裏玻璃瓶中浸着名人腰子的藥水，也莫不是孟羅聖代的雨露。

莫索里尼背後有美國銀行的黑影，那是曾經人家屢次指摘過的，一九二三年德國馬克像瀑布似的墜落深淵，蒙中朝拯救霎時間便誕登道岸，那一英磅換七百多億馬克的國家，居然恢復了金本位制度。法國上次凱樂 Callan 西渡，沖犯了天朝的聖顏，於是佛郎立刻被謫下凡界，到今年六月六日，一英磅可換一百五十七法郎。

最近還有一個顯著的事例，可以為將來白頭宮女追憶昔時王朝盛世的材料。就是比國安定貨幣計劃失敗那一段佳話。

簡單平易的說來，原來比國佛郎在戰後也成了不兌換紙幣，

和法國佛郎享受同等的運命。今年年頭，比國財政大臣發憤為雄，想改良貨幣，恢復金本位。於是提着他的改良計劃書，上倫敦去向英美銀行借款，以為紙幣兌換和償還國立銀行墊款之用。借款談判像順風一帆的成了功，英美銀行慨然答應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的借款。財政大臣高高興興的渡過滿虛海峽，把整理案提出於滿風寒的議會，議會自然歡喜讚歎，一一通過。那知北京的潮議方才決定，而英美銀行家的面孔已經大翻了。

到這時，英美銀行家忽又枝上生節，提出些新條件。第一，他們說：一億五千萬用不着那麼多，現在借一億給你，將就些兒罷。第二，他們說，比國的浮動公債太多，至少非將半數整理不可；其中二十億的六個月期限的證券可由我們外國銀行幫忙，二十億的五年期限的證券，須由你們比國銀行自己整理。以表示你們對於本國政府的信用。第三，此項借款，要把鐵路做擔保，要把向來國營的鐵路，讓給私營公司包辦。

但自比國方面一想，這些條件豈可輕易答應？第一，借款額，減了三外之一，已嫌過小；況且償還期限又短，僅為三年，三年之中償還不了，是狠明白的；到那時要求延期，便不得不容納債權者所提出的任何條件了。第二，外國銀行提供短期的借款，而要求比國銀行整理二十億的公債，那豈不是要把比國的現金吸收乾淨麼？貨幣安定計畫的實現，一般的，定要引起資本的缺欠

，信用的緊縮；況乎加上大批浮動公債的整理，豈不至於禁絕長期中期的信用麼？第三，鐵路做外債的担保，甚至受外人的干涉，已經是狼危險；況且比國鐵路政策，高來是只圖收支相信，沒有財政上增加收入的目的，所以運人運費，定價均極低廉，若一旦把全國鐵路移歸私營公司包辦，以營利為目的，照英美銀行的提議，把運費增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那末，國內產品的成本增高，必定有許多被外國競爭所壓倒，甚至引起產業界的大恐慌。比國當局對這些條件，惶恐不敢遽認，於是英美銀行魔棒一揮，而比國佛郎的對外價格，便低落了一半。

諸如此類，亞美利堅王朝的威力實在是無遠弗屆了。

但是在這花團錦簇的太平盛筵中，我們也不是不能瞥見內廷的斧聲燭影。讓我們簡略地道來罷：

我們知道：亞美利加王朝的大王是摩爾甘銀行團，二王是洛克斐摺工業團，大王二王若這一團和氣，自然體妙，可惜大王二王都想一人獨占江山，所以未幾殿前的宮扇，不能不有時動搖了。大戰之中，供給歐洲各國軍需品和其他物資的，是二王；所以大戰愈延長，二王的財源愈茂盛。自二王看來，王朝是不應參加歐戰，去催促戰爭解決的。但是歐洲各國買二王的物品，是那兒來的錢財呢！那錢財是從大王借來的。開初大王儲積豐富，毫不要緊；及到戰事延長，大王的財寶一件一件的搬出去，大王的寶

庫一天一天的空起來；只為從歐洲收來的借款證書，愈堆愈高。倘若不把歐戰早日解決，則大王的財寶，不斷地流到二王的寶庫裏去，大王只抓住一堆前途莫測的舊紙，所以大王急急主張參戰，二王搖頭不應；結果是大王對二王的勝利。

到如今，歐戰解決了；大王的借債證書，還沒有兌到現錢。所以大王要借錢給法德比意各國，使她們能夠早日整理幣制，恢復工業，好把勞苦所得的金銀；搬去填滿大王的空庫。但二王對這主意兒雖不全然反對，雖然歐洲經濟的復興，亦有推廣二王貨物銷路的効能；只是二王對此，還有競爭的恐懼，所以二王的心下，實不如大王的心安理得。

我們又知道：亞美利加王朝的本土，有幾州是主要營農業的，有幾州是主要營工業的。農工業的分野，大致可以東西為標準。工業的地方為求鐵路起見，對於歐洲問題，當然主張亞美利加的參加，因為他們想要向歐洲投資，想分潤開發殖民地的利益。但農業地方則往往自給自足，沒有什麼遠略；雖然有許多農產物要在國外求市場，然而那些地方人民的對外意見，總是偏於閉事少管的思想。有了這兩種意見的對立，所以美國政府對於那國際聯盟的問題，國際法庭的問題等等，總是拿不定主意。這種踟躕猶疑的態度，當然不是外交的正軌，並且將來貽誤國家大事的地方，一定不是淺鮮。

不但國內問題而已。現在這種狀態，世界全體是債務者，獨有美國是債權者，世界各國人民每年工作的收入，都得將一部分解送王朝，這種狀態，倘能平穩繼續，世界各國，尤其那些為大戰而受創極鉅，債務極重的國家，倘能老老實實，漸次清償，自然是王治那隆，漪歟休哉。萬一有個錯兒，歐洲的局面，生點變化，那末主爺債權，向誰去清算？去年歐洲各國發起魯卡諾會議的時候，已經鬧得中朝震驚，頗有許多入說那是債務者的會議，他們怕是想密謀團結，抗不還債；幸而實際倒不是那麼一回事。將來究竟如何呢？

對於這些對內對外的糾紛，王朝天子究竟有什麼宏猷碩畫，那是官家閒事，本文暫且不管。

小說

一個問題

慈僧

當我們飯團同人每日照例行那飯後演說的時候，L S君忽然給我一個電話，他說K女士今日午十二時已經在長春飯店——她死了，的確的！我怔了半晌不會出聲。回到房中木木的躺了半天，纔繼續的想起她和我在白下讀書的情況來。

她是N校的學生。她初進N校的時候，我還是S校的二年生

N校離S校也不甚遠，我們因為成種的關係，便彼此非常的親密，不時的來往。如是的整整地做了三年朋友，真的，整整地做了三年朋友。

在這三年中，最使我不忘的是有一個晚上，暗，其實也何止一個晚上！

她來我們S校的暑期學校讀書。晚飯後，我們照例總有一回散步的；向着S校右首走，經過那一條大石橋，過北門橋——黃泥崗，折向南走，再過雙龍巷，然後返校，各歸宿舍。這晚大概是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天上的明月，照得大地上如同白晝一般。

她使叫我到她的宿舍去坐，坐在那一個不滿二十方尺的會客室內。室在宿舍靠南的一角；室內有一張四方桌，幾個凳兒；右邊擺着一具小小的，彈起來聲調不和諧的風琴，此外便什麼也沒有了。這大約是因為臨時用用的罷，所以學校也不注意到這個上面去。那時候女生宿舍內樓上樓下的人，都被白日間嚴重的功課，累的去睡眠了。我們對坐着談了不三時，她便忙著進內，拿出來一罐——裝餅乾的罐頭——滿滿的炒蠶豆。電燈熄了，月光便擠進來。她一面剝去炒豆的皮，一面絮絮地問答。我一面一粒粒的放入口中，一面也絮絮地問答——她剝，我吃，必必拍拍的竟被我一粒粒的部放入口中了，所剩下的只有一個空罐頭了。

有一次，是我們同去G大學禮拜堂的那一次。禮拜完畢，雨

下得越發大了。路上沒有洋車，更沒有行人，只有道中的水不住的在那裏畫圓圈兒。我們有的，僅是她的一把布傘。「男女授受不親」，我們雖是並排走，卻沒有拚用傘的那一回事。直至我那可憐的白硬領，變成了軟布，滿身的衣服，像雨洗了的鷄毛，白帆布的鞋，像塗上了黑皮鞋油。這種狠狠的壓迫，壓迫得我在半途上好幾次看見了洋車要坐，礙着她，她是不許。

還有一次是在一個下午。這時候距秋季始業的日期，只有二十天了。我急急的要離開白門，去探視那二年不見面，千里路迢迢的故鄉。但因昨晚我們的話沒說完，終於由馬車上取回了行李，再等明日起程。飯後，同學C君說是假菊廳訂婚禮，並且邀我赴會參與典禮。在快要去的時候，忽然一個電話來了：

「誰？」我問。

「你猜，」她答。

「爲什麼你就會知道我今天不走的？」我問。

「自然，我會知道，」她這樣的答。

「我有一位同學C君，此刻假菊廳訂婚禮，請你做一位招待員，來不來？」我問。

「唔，……好好，就來。」她停了半晌纔這樣說。

行禮的時候，記得我還像煞有介事的，被請上台，說了一大

篇話。

訂婚禮完了，我們便去鷄鳴寺墮茗。這天的天氣，真是陰沉；微雨濛濛，真是像替我們行禮禮似的。我記得，我死也記得，她注視着我，忽又低下頭去，又注視着我，又低下頭去的那種事實。那時候，佛座前的時計已到六點了，我們一同跨出了鷄鳴寺的山門，循着山路，一步步的走下來；經過了許多埋葬將士們的荒塚，再過火車的軌道，回到農場菊廳晚飯。晚飯後，天上一片黑，半個星兒也沒有。在農場旁邊的有一個小灘，她便站住要買洋蠟。我因爲明日便要離開學校了，剩下的蠟燭很多，便囑咐她站在學校的小門口等着，我去拿來，不必買。又怕她一個人太孤寂了要害怕，叫她走進小門內來等着。

「那封信別忘記帶出來！」我走進學校走廊很遠了，在黑暗中隱約的聽見她的聲音。

走進齋舍內，電燈早已滅了。匆忙中找取燈兒不容易，又念着她在久待，急急忙忙的在桌子下的小櫃中摸出長方形的乾盒子，裏面盛滿了洋蠟；一頭便跑出來交給她，並且交給她一封她要看的信。我們於是在漆黑黑的路上並走着，遠遠的聽見狗吠聲，和一個帶着燈光的巡警行路聲。經過成賢街，快到大學宿舍門口了，我忽然想着了問：

「信再給我看看。」

「Any Secret?」她帶問帶答……

「Secret? No; I can never keep any secret from you. I simply think I ought to be more careful.」我這樣的回答。

「信放在內衣的口袋內去了，你自己不會拿？」

這是我生平所未聞的新意思啊！「內衣的口袋」……這是何等普通的話，這又是何等神祕的話。我全身在發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刺激，我不知道將如何的反應這種新境况，我……我終於默默的別去了。

還有一次，這又是一次了。一個夏天的下午，她手上拿着百塊錢，去到淮海銀行存放，先就約了我回去。她拿的很疲乏，胸部向前挺着，將錢雙手交給我。我用右手去接，不期的碰到她的乳頭上。——這又使我有非常的感覺了。只見她睨着我，微微在笑。我立刻面紅耳赤，不知如何措手足；那一百塊錢，沒有掉在地上，真是她的手接得快。

接着那一天的晚上，明月在天，人影在地，我們小步於台城之上。走的乏了，便在台城的草地上並坐着。我們就談到一個問題上面了。

「有一六，我問L.S.道：『儼使有人愛我，我將怎樣呢？』她說這話的時候注視着我。我只是仰視着月光，沒有回答。

「你看怎樣？」她接着的問。
「……怎樣？L.S.說怎樣呢？」我很困難的這樣回答。

「他很調皮，他聽了只是笑而不言。」她說。

「是的，最好的答案是……是你要怎樣就怎樣。」我這樣不着邊際的回答了她。

還有一次，還有，……還有……

我們這樣的便過去了三年——繼續不斷的會面的三年。

她畢竟是一位多才多藝，了解愛情的女子，在任何環境當中，她都能不負責任的去暫時適應一下。

她不久便和一位懂得她的愛戀的S君相愛了，她不久便被束縛着不能擺脫了。

她算是死了，我呢，除了傷心，痛惜外，還記着，並且對她很歉疚似的，是她那一個「儼使有人愛我，我將怎樣？」的問題。

十五年，四月，七日晚在北京。

月圓之夜

劉大杰

現在你們，恐怕已經都到了你們的甜蜜的春風的夢裏去了罷！再過一刻，就是十二點了。你們就是愛着這樣幽麗的月光，白天做了一天的功課，恐怕現在也沒有那樣的精神了。但是，但是你們的飄零的朋友，現正坐在海濱的灘上，對着這冷清清的一月兒，懷望着祖國的天野，和親愛的朋友——你們呢！

上月的今夜，月兒正照遍了蛇山。你們邀我到蛇山後面的一家湖濱茶館去餞別。本來幾個身世同悲的朋友，在一塊兒的時候。就是沒有事情，也可痛飲幾盞。何況第二天的晚上，我就要在柳絲依依的江畔，同你們高歌別曲呢！

那天晚上，我除閉着眼睛吃了幾大杯以外，什麼也沒有說。

等到後來都帶有點醉意在蛇山巔上望月的時候，我記得對你們念了一首短短的小詩；

——今宵的團圓的月光，照遍了，

——人間，天上；

明夜的遊人，又將隨着江波，

——流離，蕩漾，

最難堪，最難堪的是來月的今宵，

——一個人坐在月圓之夜的海濱，

——相思，悵望！

我記得我念完這幾句之後，你們都低下頭來，一語不響。我看你們是因為聽見我的淒涼的歌聲，就想到你們的父母，想到你們的家鄉，想到你們的愛人，想到你們的朋友。或者因為我們同住了好幾年，一旦我要飄然東渡，大家對於這種聚散無常的人生，也感着一點「百年如日暮」的歎息。但我相信，我十二分的相信，我們在那一刻的靜默中，都表現了不少的閒愁與離恨。

今夜的月兒，果然像那晚一樣地團圓了。月圓之夜的海濱，

正坐着一個流離的客人，在那兒相思，悵望。

就從我的坐位，向左面望去的時候，正對着海口左岸的小富士山巔上的尖峯，再把眼睛轉過背後，恰好望見御幸橋邊的高塔。淡白色的櫻花，映在這種幽麗的月色中，越顯着牠的嬌豔。茫茫海浪的狂鳴，比昏晚風深着的江濤，又另有一種情調了。朋友！要是你們今晚在這兒的時候，我們又可對着這個月圓之夜，痛飲高歌了。唉！我想你們都睡了罷！再過一刻，就是十二點了。

我記得你們送我的時候，擔心我的身體的清癯，擔心我在情場中的失意。親愛的朋友！我誠懇的告訴你們罷。我現在覺悟了。你們知道什麼是愛情，什麼是愛情的偉大？我想我要是戰死在沙場，一個年輕的女郎，枕着我的血漬模糊的身體，傷心痛哭以後，再好好收殮我的骸骨，要這樣，纔算是愛情，纔算是愛的偉大。或者我戰敗了敵國，凱旋歸去，經過愛人的門前，我跳下我的戰馬，她緊緊抱着我的頭，深深的接一個慶祝戰功的吻。這纔算是愛情，這纔是戀愛成功的偉大。以外算什麼呢？像那些高歌風月，寫幾封溫存纏綿的情書，或是站在桃邊柳下，作那些英雄氣短的情話，這算什麼呢？朋友！親愛的朋友！我決計不這樣了！我以後決計要努力，走上我的光明的前路。我記得去年一個女友寫給我的信，有幾句是：……我慶祝，我誠懇的慶祝，你努力的成就，戰勝這逝水的流光。